

基于 Q 方法的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研究

李欣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 本研究基于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对于移动学习的认知情况研究高职学生的主体特征、移动学习的参与度类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职学生总体表现出习惯性行为参与呈现出 4 种参与度类型。该研究能够优化移动学习并加强高职智慧课堂的建设。

关键词: Q 方法; 移动学习; 参与度; 高职学生

1. 引言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 移动技术辅助学习(Mobile-Assisted Learning, MALL) 推动“教学革命”及线上线下混合式的“金课”改革。较传统教学, MALL 具有便捷性, 智能性及交互性等优点, 但因自主性及随意性亦面临一些问题(Kukulska-Hulme2020)。参与度用来检测学生行为及有效性(Cho & Casta Ieda 2019), 其重要程度自不必说, 尤其是对于高职学生, 其自主学习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如何改善自我调控能力及学习行为并提升参与度, 已成为迫切议题。鉴于此, 笔者采用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移动学习方面的参与度特征, 类型及影响的因素, 旨在优化高职学生学习策略, 提升学习效率, 推动“互联网+教育”的信息化混合智慧课堂建设。

2. 文献回顾

2.1 移动学习参与度

所谓移动学习的参与度, 特指学习者通过移动终端进行的在线学习。参与度视域下, 学习者学习发展变化及教育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渐渐受到研究关注。Moore(1989) 和 Wenger(1998) 等学者看来, 参与度表现在学习过程的行为方面, 还包括情感交流及思维互动。随着移动网络设备和技术及信息化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研究者注重移动信息化与学习内容的交叉研究(Hrastinski 2008; Moore & Kearsley 2011), 学生的自身导向, 情感方面及人际方面、社会和文化方面、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是移动学习在参与度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Delaney et al 2019; 杨九民等 2010; 田阳等 2017)。

移动学习背景下, 参与度, 成为衡量学习行为过程的直接指标, 是基于过程评判线上学习效果的前提和面向结果考查线上学习的补充。鉴于此, 就高职学生进行基于移动学习过程的参与度研究, 探讨如何提高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

2.2 Q 方法

目前有关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的研究尚无法满足 MALL 实践领域的需求。传统的量化研究不管是调查问卷还是访谈, 或是借助人工智能的数据识别, 通常情况下都侧重于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参与过程的分析统计, 某种层次上忽略了在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 学生情感投入认知变化及、自适应调节方面等隐性信息的挖掘与分析。Q 方法尽管在国际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但就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现状来说, 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研究成果亟待扩充, 成熟且具代表性的研究方阵还未成形。目前该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 或偏重理论, 或偏重应用(如周凤华, 王敬尧 2006; 郭锋涛, 段玉山 2015; 程惠珊等 2019)。

Q 方法提倡“以人为本”, 通过其信念、态度及价值观等主体方面, 探讨主体结构、种类及相关性, 注重研究人类的主体性方面, 是科学的方法论, (Stephenson 1953, 1982)。相比常规量表或调查问卷, Q 方法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 方法是针对学习者主体性方面的小样本集中研究, 基于行为互动理论的“主体性”客观描述(Brown 2008); 第二, Q 方法将量性及质性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 对受试主体认知、心理活动及、行为动机等主体性进行探究; 第三, Q 方法面向开放式探索性探究, 有利于开拓新思路(Ramlo 2016)。

3 参与度类型

3.1 功用社交型

数据显示, 社交功用型的学生赞同将基于移动的学习情况融入过程性评价, 同时也提出教师评价及任务发布中的存在问题。这类学生关注自身兴趣、需求与学习内容的匹配, 某种程度上移动学习能够增大其社交范围, 促进以空间建构为基础及以媒体线上服务的互助同享的学习行为。其中某位学生指出: “就我个人加入的社团里, 工作语言就是英语, 这使我不得不说英语。一年来就有很好的效果。”他们也没有否认通过移动学习而产生的学得表层化, 零散化等问题, 但通过有效利用零碎时间, 他们的知识不断得到内化巩固, 专业技能也有所提升。

3.2 交互应用型

访谈数据表明, 交互应用型学生注重将移动学习与个人爱好、生活体验联系起来。一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新生说道: “本人经常通过短视频录制来模仿国外的脱口秀, 并分享在社交平台。”这类学生更愿意通过在线方式来发表观点或进行提问, 他们认为线上留言“可以将语言组织得更严密”“更容易把话说清楚”。

3.3 批判融合型

批判融合型学生赞同线上线下混合式这一学习形式。有学生这样抱怨: “互动交流微信群没有教师的参与和监督。”他们对提高岗位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强烈的需求。这一类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的目标及极强的学习动机, 大部分学生能够独立分析学情、分配任务、自主决定学习策略, 选择学习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都影响着移动学习的参与度。

3.4 自调节重构型

数据显示, 自调节重构型这一类学生对自身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学习过程进行了比较多的反思, 在移动学习的参与过程中, 他们的情感方面及认知上的变化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适应和自调节能力。部分学生认同“当前的部分学习 APP 资源丰富, 较有趣味”, “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 他们趋于规划自己的移动学习, 能够合理安排时间, 合理规划学习进度并制定目标和任务, 不但减小了移动学习对技术和平台的依赖, 还有助于学习效能感及专注力的保持。

4. 讨论与建议

(1) 将信息化技术与课程资源相融合, 优化移动学习。

面临 5G、区块链及人工智能这些新型技术的推广, 将很大程度上减少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的成本, 更易获取高质且、权威的教育及学习指导。依据交互方面的应用及社交功用这两种移动学习的参与数据, 基于线上程序软件和网络社交服务, 建设优质的互动条件对挖掘高职学生持久的学习内驱力并维持强烈的移动学习动机和效能感方面具有重大价值。移动学习参与中的社交学习行为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 同时间接推动在线“师生的共同体”。不仅可以迎合高职学生在移动学习参与过程中的自主交互需求, 而且有助于提高移动学习环境下高职学生的学习绩效及粘性(Delaney et al. 2019), 提高终身学习能力。

(2) 依据高职学生学习能力, 进行规划学习及学情的分析, 不断改善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的调节力及适应性。

移动学习不仅仅是学习方式或学习过程, 更是师生及生生之间

的交流互动。信息技术下的移动学习持续更新升级,高职学生不但要注重生成式移动学习参与过程,还要关注关联感知易用性及有用性的移动学习认知参与过程。高职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及云班课、云文档等记录管理软件,不但可以合理避免数据过量及信息混乱,还可以分析零碎的数据信息,进而优化改善移动学习效果。

(3)学生作为移动学习过程的参与主体,而教师作为决策支持提供者,应能够保证移动学习参与度的实现。

批判融合型高职学生对移动学习参与的需求主要是基于学习过程,于是在线考核测评标准融入参与度,能够推动结果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的转变,还能够对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认知及态度情感进行有效干预及科学测评。但是,部分教师将学习者的低“抬头率”或参与状态差归因于移动信息技术,甚至发布命令来管理高职学生校园网络以及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教育部吴岩(2018:7)指出:“手机也能够在课堂上用来进行师生互动,管、堵不如疏、导。”鉴于此,教育管理者应当注重建设网络教学的长效运行机制,充分满足学习者的学习上的需求及教学上的实际,持续改进移动设施设备方面的审批报备及智能化安排和管理,不断优化“互联网+教育”的移动学习平台。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大体上分为 4 种参与度类型,功用社交型、交互应用型、批判融合型和自我调节重构型。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外语移动学习的特征,并能在移动学习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协同与社交,交互与自主。高职移动学习参与度受影响因素包括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聚合程度、课程建设方面的适应度、在线教学环境的可靠性和教育管理政策方面的适应性等

客观层面的因素,也包括学习者主观方面的因素,例如学习动机、学习效能、自主学习能力等。

与国外相比,国内目前学界中 Q 方法的、影响力与接受程度尚存一定差距且有待进行更多更详实的实证研究。今后研究者可通过新技术包括虚拟仿真技术及人工智能进行多模态历时与共时并存的研究,进而助力移动学习方面的研究更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Astin A 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1984, 25(4): 297-308.

[2]Brown S R.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pplications of Q Method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M]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Lo Bianco J. Exploring language problems through Q-sorting [A] In Hult F M & Johnson D C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 [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5 69-80.

[4]程惠珊等. 基于 Q 方法的漳州古城居民旅游感知及其形成机理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1): 97-104.

[5]郭锋涛,段玉山. 基于 Q 方法的电子书包认知比较研究——以上海市地理教师为例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5, (8): 73-79.

本文系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0 年度课题成果:Q 方法视阈下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研究(项目编号:KT2020324)